

名家名作 名师点评 帮你阅读 助你写作
少年阅读文库

外国卷

小说



外国小说·目录

- 小抄写员……………〔意大利〕亚米契斯 (1)
- 音乐迷杨科……………〔波兰〕显克微支 (9)
- 米什卡煮粥……………〔前苏联〕尼·诺索夫 (19)
- 穷 人……………〔俄国〕列·托尔斯泰 (29)
- 妈妈在曼维尔……………〔美国〕玛·凯·罗琳斯 (33)
- 渴 睡……………〔俄国〕契诃夫 (41)
- 杂木林……………〔日本〕中岛信子 (49)
- 小鹌鹑……………〔俄国〕伊·屠格涅夫 (59)
- 西蒙的爸爸……………〔法国〕莫泊桑 (66)
- 洋娃娃的房子……………〔英国〕凯·曼斯菲尔德 (78)
- 钱 包……………〔阿根廷〕阿·荣凯 (88)
- 麦琪的礼物……………〔美国〕欧·亨利 (101)
- 一个十分快活又十分悲伤的
日子……………〔瑞典〕阿斯特里德·林格伦 (108)
- 马戏团到了镇上……………〔美国〕艾·马尔兹 (123)
- 到塞维斯绰穆去的路……………〔南非〕杰克·叩普 (142)
- 格丽赛达……………〔英国〕爱丽诺·法香 (159)

小抄写员

〔意大利〕 亚米契斯

叙利奥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，十二岁，是个黑头发、皮肤白净的男孩子。他的父亲在铁路上做职员，还有比叙利奥小的许多儿子和女儿。一家人过着贫苦的生活，但是钱还是不够用。父亲不因为孩子多觉得累赘，一味爱着他们。对叙利奥，更是件件事情都依着他；只有对他在学校里的功课，却一点不放松地督促他用功。他这是为了希望儿子早点毕业，找个比较好的工作，来补贴一家人的生活。

父亲年纪大了，因为一向辛苦，脸上看起来更老。一家人的生活全压在他肩膀上。他白天在铁路上工作，又从别处接了文件来抄写，每夜趴在桌子上要写到很迟才睡。最近，有个杂志社托他写给定户寄杂志的签条，要用很大的正楷字写，每五百张签条给六角钱。这工作很辛苦，老人常常在吃饭的时候向家里人叫苦：

“我的眼睛似乎坏起来了。这个夜工，会缩短我的寿命呢！”

有一天，叙利奥向他父亲说：“爸爸，我来替你写吧。我能写得和你一样好呢！”

但是父亲无论如何不答应：“不要。你应该自个用功。功课是你的大事情，就是一个钟头，我也不愿意占了你的时间。你虽然有这样的好意，但是我决不能让你受累，以后不要再说这话了。”

叙利奥一向知道父亲的脾气，他不再请求，只暗自在想办法。每天夜晚，他到半夜才听见父亲停止工作，回到卧室去，有好几次，十二点钟一敲过，立刻听到椅子向后拖的声音，接着就是父亲轻轻地回到卧室去的脚步声。一天晚上，叙利奥等父亲去睡了以后，下床来悄悄穿好衣裳，轻轻地走进父亲写字的房间，把煤油灯点着。桌子上放着空白的签条和杂志定户的名册。叙利奥就拿起笔，照着父亲的笔迹写起来。心里又欢喜，又有些害怕。写了一会，签条渐渐多了，他放了笔，搓搓手，提起精神再写。他一面微笑着写下去，一面又侧着耳朵听有没有动静，只怕被父亲起来看见。他写到一百六十张，算起来值两角钱了，方才停手，把笔放在原处，熄了灯，蹑手蹑脚地回到床上去睡。

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，父亲很是高兴。原来他一点没有察觉。每天夜晚，他只是机械照着名册抄写，十二点钟一敲就放下笔，早晨起来把签条数一数就算了。那一天父亲真高兴，拍拍叙利奥的肩膀说：

“喂，叙利奥！你爸爸还着实没有老哩！昨夜晚三个钟头里边，工作要比平常多做三分之一。我的手还很灵便，眼睛也还没有花。”

叙利奥虽然不说什么，心里却快活。他想：“爸爸不知道我在替他写，还自己以为没有老呢。好！就这样做下去吧！”

那天夜晚到了十二点钟，叙利奥又起来工作。这样过了

好几天，父亲仍旧没有知道。只有一次，父亲在吃晚饭的时候说：“真是奇怪，近来灯油突然费得多了。”叙利奥听了暗笑，幸而父亲不再说别的。此后，他仍旧每夜起来抄写。

叙利奥因为每夜起来，不觉睡眠渐渐不足，早上起来觉得疲倦，晚上复习的时候要打瞌睡。一天晚上，叙利奥趴在桌子上睡熟了，是他生下来以后第一次打盹。

“喂，用心，用心！做你的功课！”父亲拍着手叫他。叙利奥睁开眼睛，继续用功复习。可是第二晚，第三晚，又同样打盹。情形愈弄愈不好，不是趴在书上睡着了，就是早上起得很迟。复习功课的时候，总是带着疲倦的样子，好像对功课厌倦了似的。父亲看到这种情形，屡次提醒他，最后甚至动怒了，虽然他是一向不责骂孩子的。有一天早上，父亲对他说：

“叙利奥！你真对不起我！你和从前相比，不是变了个样子吗？注意呀！一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呢。你知道吗？”

叙利奥出世以来第一次挨骂，心里很难受。他想：是的，这样的事不能长久做下去，非停止不可。

可是这一天吃饭的时候，父亲很高兴地说：“大家听啊，这个月比前个月多挣了六元四角钱呢！”他从抽屉里拿出一袋糖果来，说是买来庆贺全家的。孩子们都拍手很高兴。叙利奥也重新振作起来，精神恢复了许多，心里暗暗对自己说：“喂，还是再这样做下去吧。白天多用点功，夜里仍旧工作吧！”父亲接着说：“六元四角哩！这虽然很好，只是这个孩子——”说到这里指着叙利奥，“他实在使我伤心？”叙利奥一声不响受着责备，忍住了要进出来的眼泪，心里却很喜欢。

那一天以后，叙利奥照旧拚了命工作，可是疲劳加疲劳，

终于很难支持了。这样过了两个月，父亲仍旧责骂他，给他的脸色愈加可怕起来。有一天，父亲到学校去找老师，和老师讨论叙利奥的事。老师说：“是的，成绩好是还好，因为他原来是很聪明的。但是不及以前用心了，每天总是打呵欠，好像想睡觉，心不能全神贯注地放在功课上。叫他作文，他短短地写了一点就算了，字也写得潦草了，他很可以写得更好些。”

那天晚上，父亲把叙利奥叫到身边，态度比平常更严厉地对叙利奥说：

“叙利奥！你知道我为了养活一家人，怎样地辛苦工作。你不知道吗？我为你们，是拿命在拚呢！你竟什么也不想一想，也不管你父母兄弟怎样！”

“啊，不是这样！您不要这样说，爸爸！”叙利奥忍住了眼泪叫着。他正想把经过的一切说个明白，父亲又把他的话拦住了：

“你应该知道家里的境遇。一家人要刻苦努力才支持得过去，这你是应该早知道的。我不是努力地做着加倍的工作吗？这个月我原以为铁路局会给我二十元奖金的，而且已经预先支配了用途。不料今天才知道，那笔钱没有希望了。”

叙利奥听了，把喉咙口的话又咽了下去，心里反复说：

“唉呀，不能说，还是一直瞒下去，帮爸爸做事吧。对不起爸爸的地方，能从别的方面来补偿。学校里的功课，本来是非用功使它及格不可的。但是更重要的，就是帮助父亲养活一家人，稍微减轻父亲的疲劳。对，这样做对。”

又过了两个月，儿子仍旧继续夜夜工作，白天疲倦不堪；父亲见了儿子，仍旧动怒，最伤心的是父亲对儿子渐渐冷淡

了。他好像认为这孩子太不忠实，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了。于是不跟他多说话，甚至不愿意看见他。叙利奥看到这样子，伤心得不得了。父亲把背对着他的时候，他几乎要从后面向父亲跪下来。疲劳加上悲哀，他愈来愈弱，脸色愈来愈苍白，学习也似乎更不用功了。他自己也知道，夜晚的工作非停止不可。每天晚上上床的时候，他常常对自己说：“从今夜晚起，真的不再半夜里起来了。”可是一到十二点钟，这个决心不知不觉忽然放松了，好像睡着不起来，他就是逃避了自己的责任，偷用了家里的两角钱一样。于是他忍不住仍旧起来。他想父亲总有一天会起来看到他的，或者在数签条的时候，偶然发现他做了些什么事。到了那时候，自己虽然不说，父亲自然也知道了。他这样一想，仍旧每夜继续工作。

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，母亲觉得叙利奥的脸色比平常更坏了。她说：

“叙利奥！你不舒服吗？”说着又对他丈夫说：

“叙利奥不知怎么了，你看看他脸色发育呢——叙利奥，你怎么啦！”说的时候很是忧愁。

父亲瞟了叙利奥一眼，说：“即使有病，也是他自作自受。以前用功的时候，并不是这样的。”

“但这不是因为他有病的缘故吗？”母亲说完，父亲就这样说：

“我早已不管他了！”

叙利奥听了心里像刀割一样，父亲竟不管他了！就是这个过去连他咳嗽一声就要担心得不得了父亲。父亲确实不爱他了，眼睛里已经没有他这个人了。“啊，爸爸！没有你的爱，我是活不下去的！——无论怎样，请你不要这样说。我

全说了出来吧，不再瞒你了。只要你仍旧爱我，无论怎样，我一定像从前一样地用功。啊，这一次我真下了决心了！”

叙利奥的决心仍旧没有用。习惯的力量使他半夜里又自己起来了。下了床，他想到几个月来工作的地方去走最后的一次。他进去点着了灯，看见桌上的空白签条，觉得从此不写有些难过，忍不住又拿起笔开始写了。忽然手一动，把一本书碰落在地上，霎时间，满身的血液好像全涌到胸口来了：“爸爸如果醒了怎么办呢！这原来不算什么坏事情，发现了也不要紧，自己本来就几次三番想说明白了，但是，爸爸如果现在醒了，走了进来，看见了我，妈妈也会怎样吃惊啊！并且，如果现在被爸爸发觉了，他对自己这几个月来待我的态度，不知要怎样懊悔难过呢！”——许多念头一霎时都涌上心来，弄得叙利奥坐不稳了。他侧着耳朵，屏住了呼吸静听，听不见什么响声，一家人都睡得静静的，这才放了心，重新工作。街上有警察的皮鞋声，有渐渐走远的马蹄声和车轮声，过了一会，又有一列货车轧轧地经过。以后，一切又静下来了，只是常常听见远处的狗叫。叙利奥使劲地握住笔写，钢笔尖在纸上唧唧地响。

其实这时候，父亲早已站在他的背后了。书掉在地上，父亲就惊醒了。过了好久，货车经过的声音，把父亲开门的声音夹杂了。现在父亲已经走了进来，他那白发苍苍的头就俯在叙利奥的小黑头上面，看着那钢笔尖在动。过去的一切事情，父亲全都明白了。他胸中充满了无限的懊悔和慈爱，好像给钉住了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

叙利奥忽然觉得有人用两条发抖的臂膀抱住了他的头，不觉“呀！”地叫了出来。等到听出是父亲的啜泣声，他叫着

说：

“爸爸！原谅我！原谅我！”

父亲忍住眼泪，吻着他的儿子的脸说：

“倒是要你原谅我！明白了，一切都明白了！我真对不起你！起来。”说着他抱起了儿子，走到母亲的床前，把儿子交到母亲的臂膀里。

“快亲亲这好儿子吧！可怜，他三个月来竟睡也没有睡，为一家人劳动。我还只管那样地责骂他！”

母亲抱住了好儿子，几乎说不出话来：

“好宝贝，快去睡吧！”又对父亲说：“请你陪他去！”

父亲从母亲的怀里抱起叙利奥，带他到他的卧室里，把他放在床上，替他垫好枕头，盖上棉被。

叙利奥一再地说：

“爸爸，谢谢你！您快去睡吧！我已经很好了，您快去睡吧！”

可是父亲仍旧伏在床边上等他的儿子睡着。他握着儿子的手说：

“睡吧！睡吧！好宝贝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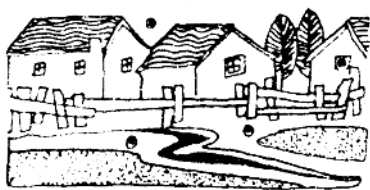
叙利奥疲劳到极点，就睡着了。几个月来，到今天他才得好好地睡一觉，连梦也做得很快活。醒来的时候，早晨的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。忽然发现床沿上靠近自己胸口的地方，横着父亲的白发苍苍的头。原来父亲那天夜晚就是这样过的。他把头贴在儿子的胸口，还睡得正熟哩！

（夏丏尊 译）

阅读揭示 《小抄写员》是意大利儿童文学家亚米契斯

的儿童小说《爱的教育》中的一篇，这篇作品在体现作家宗旨上具有代表性。作品以“爱”为凝聚点，围绕“爱”字设置矛盾冲突，展开故事情节，通过“抄写事件”中所产生的几次大的矛盾冲突，在矛盾冲突中写人物迸发出来的心灵的大火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爱父母、爱兄弟姐妹、懂事明理的孩子形象。当然，作品主人公是小抄写员叙利奥，因而作者处处都注意将落脚点落在叙利奥上，可以说写父亲是为了烘托叙利奥。

(文菲)



音乐迷杨科

〔波兰〕 显克微支

他一生下来又瘦小、又羸弱。那些围在产妇床边的女邻居们，看到母子这样的虚弱，都摇起了头。铁匠老婆西摩诺娃，是个最聪明的女人，她便安慰起病人来。

“把蜡烛拿来，”她说，“我在你们床头点起蜡烛，看来你们是毫无希望的了，我的大嫂。你们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。赶快去把神父找来，请他宽恕你的罪过。”

“对！”另一个女人说，“该马上给孩子受洗礼，看来他等不到神父来就会死去。不要让孩子死了成野鬼，让他安心走吧！”

她一边说，一边点着了蜡烛，随后便抱起了孩子，把水洒在他身上，使他眯了眯眼睛，然后她又说道：

“我以圣父、圣子和圣灵的名义给你洗礼，并赐名为‘杨’。现在你已经是天主教徒的灵魂了，你可以从什么地方来就回到什么地方去啦！阿门！”

然而，这个天主教徒的灵魂一点也不想回到他来的地方去，也不想离开他那瘦弱的躯体。相反地，他两只小脚拼命乱蹬，还啼哭起来，不过哭声是那样的微弱和悲哀，连在场

的妇女们都说：“这真像是只小猫在叫哩！”

他们派人去请神父。神父到来后，干完了他那一套仪式，便马上离开了。病人的情况慢慢好转。过了一个星期，她便下地干活了，婴儿虽然是奄奄一息，但还是活下来了，直到第四年的春天，当布谷鸟开始咕咕叫的时候，他的病情才有了好转，时好时坏地活到了十岁。

他的身体一直都很瘦小，皮肤晒得黑黑的，肚子鼓得很大，两颊凹了进去，一头差不多全是淡白色、像亚麻那样的头发，遮盖着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，这双眼睛看起东西来，仿佛在眺望遥远的地方。冬天，他时常坐在炉子的后边哭泣，不是由于寒冷，便是因为肚子饿的时候母亲没有把吃的东西放在炉子上或者锅里。夏天，他只穿着一件衬衣，腰上系着一根布条子，头上戴着一顶草帽，他常常像小鸟那样，从草帽的破边下朝上仰望。他的母亲是个贫穷的雇工，天天像寄居在别人屋檐下的燕子那样度日。虽然她按照自己的方式很爱她的孩子，可是她也经常打他，还把他叫做“窝囊废”。他才八岁的时候，便开始去放猪羊了，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时候，他便到树林里去采菌子，树林里的狼没有把他吃掉，那只好说是上帝对他的怜悯。

他是一个非常迟钝的孩子，像别的乡下孩子一样，和别人说话时，喜欢把一个手指放进嘴里。谁也不相信他能长大，更不信他将成为他母亲的安慰，因为他很懒惰。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，大家都摸不着头脑。他只有一种爱好，那就是音乐，他到处都能听到音乐。等他稍稍长大一些，除了音乐，他就什么也不想了。有时，他到树林里去放牲口，或者拿着篮子去采野果子，就常常空手回来，还嘟哝着说：

“妈妈，树林里在奏什么音乐？啊！啊！”

母亲便回答他说：

“我给你奏音乐，我给你奏音乐，看你还怕不怕！”

于是她就拿起木勺来敲他，给他“奏”一顿音乐，孩子便哭喊起来，连连保证他以后不再犯了。但他心里还是想，树林里确是有一种音乐在演唱……到底是什么在演唱呢？他搞不清楚，只知道松树、山毛榉、白桦、黄莺，一切都在歌唱，整个树林都在歌唱。

回声在歌唱……田野上艾草也在歌唱，麻雀在房边的果园里啾啾叫，连樱桃树也在摇动奏出音乐。傍晚，他听到村里发出的那些声音，就认为整个村庄都在演唱。有一次人家派他去干活，让他扬粪，风吹着木杈，他也认为是在奏乐。

有一次，监工看见他头发散乱，呆呆地站在地里听那风吹木杈的声音……监工一看到这样，就解下皮带，给了他一顿教训。可是这对他有什么用呢！大家就叫他“音乐迷杨科”……春天，他从屋子里跑出，到河边去吹牧笛。夜里，当青蛙咯咯地叫鸣，秧鸡在草原上歌唱，苍鹰迎着露水在呀呀高叫，公鸡在篱笆后面引颈啼叫的时候，他便睡不着觉，一心一意地听着，他到底听到了什么音乐，那只有上帝才能知道。他母亲不敢带他到教堂去，因为风琴一响或甜蜜的歌声一起，这孩子的眼睛就仿佛蒙上了一层浓雾，真不像是这个世界的人了……

晚上，巡夜的人在村里转来转去，为了不打瞌睡，就数起天上的星星或者对狗低声地说着话。他常常看到杨科穿着一件白衬衣，在茫茫夜色中跑到酒店那里，他不进酒店，而是到酒店旁边便停住了，藏在墙下听着。酒店里的人在跳

“奥贝列格舞”，有时一位跳舞的青年会高叫一声“乌哈！”还可以听到皮靴的踢踏声，或者听到姑娘们的“想要干什么”的声音。小提琴轻快的唱着：“我们吃，我们喝，我们多快活！”大提琴用低沉庄严的声音伴和着：“上帝赏赐！上帝赏赐！”窗户被灯光照得通亮，酒店的每一根柱子好像在颤动、在歌唱、在演奏，而杨科在倾听……

若是他有这样一把轻快地奏出“我们吃，我们喝，我们多快活”的小提琴，他会多么高兴啊！就是要这样一些会歌唱的薄木板，唉！他能从什么地方找到它呢？什么地方会做这样的提琴？只要让他拿一拿，他就会心满意足的！……可是他只能听，直听到巡夜人在他背后的黑暗中叫了起来：

“还不快回家去，你这个夜游神！”

于是，他只好赤着脚，尽快地跑回家去，在他身后的黑暗中正传来小提琴的声音：“我们吃，我们喝，我们多快活？”还有大提琴的庄严的低音：“上帝赏赐！上帝赏赐！上帝赏赐！”

只要在收获节上或者在别人的婚礼上能听到小提琴的演奏，那对他说来，就像过“盛大的节日”一样了。过后他便坐在炉子后面，整天都不说一句话，一双炯炯发亮的眼睛，像猫一样在黑暗中望着。后来，他自己用薄木板和马尾做了一把小提琴，虽然不能拉出像酒店小提琴那样优美动听的音乐来，但还是能发出轻得像苍蝇和蚊子叫那样的声音。就是这样的提琴，他也从早到晚地拉着。为了这事他挨过不少的拳打脚踢，甚至被打得像一只伤痕累累的不成熟的苹果，他就是这样的天性。这孩子越来越瘦，可肚子还是那样的胀大，头发越来越浓密，经常流泪的眼睛鼓得越来越大，而他的面颊和胸膛凹陷得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……

他完全不像别的孩子，倒像他那把刚刚能发出一点声音的用薄木板做的小提琴。在青黄不接的日子里，他差点饿死了，因为他常常只能靠吃生胡萝卜和占有一把小提琴的愿望来过活。

但是这种愿望并没有给他带来好处。

庄院里的仆人有一把小提琴，他有时在暮色苍茫的时候拉起来，以博得女仆的欢心。杨科常匍匐在牛蒡中，尽量接近饭厅那敞开的大门，以便很好地看看小提琴，它正好挂在门对面的墙上。这当儿，孩子通过眼神把自己的整个灵魂都奉献给了小提琴，因为在他看来，那是他最最珍爱的东西，也是一件他无法得到的圣物，甚至连摸一摸都不配。可是他又非常渴望得到它，哪怕在手中摸一摸，或者在近边饱看一顿也好……这颗可怜的小小的农家孩子的心，被这种欲望激动得颤抖起来。

一天晚上，饭厅里空寂无人，地主夫妇早就到国外去了，仆人也到女仆那边去了，房子显得空荡荡的。杨科蜷伏在牛蒡丛中，通过敞开的大门，久久地望着他那个寄托着全部愿望的目标。正好这时候皓月当空，月光透过窗子斜照着饭厅，在对面的墙上映出了一个明亮的大四方形，这个四方形慢慢地靠近小提琴，最后完全照在琴上。在黑暗中，这小提琴好像发出了一种银光，特别是它那凸出的琴腹被照亮得如此强烈，使得杨科几乎都不敢对直看它，在这皓皓的月光中，凹进去的琴腰、琴弦和弯把，所有这一切都看得十分清晰，琴钮亮得就像圣约翰节萤火虫那样，旁边挂着的琴弓就像一根银条。

啊哈！所有这一切真是美妙而又神奇，杨科越看越入迷。

他蹲在牛蒡丛中，两只肘臂支撑在瘦骨嶙嶙的膝盖上，张着嘴，望着，望着……恐惧使他止步不前，难以抑制的欲望又推着他向前。不知是魔力还是什么，那小提琴在月光中像是在向他靠近，仿佛直向他游来……有时显得暗淡，有时又亮得耀眼。这是魔力，亮无疑问是魔力！这时候，风在吹，树在簌簌地响，牛蒡在轻微地摇曳，杨科清楚地听到：

“去吧，杨科！饭厅里没有人。快去吧，杨科！”

夜色清晰而明亮，夜莺在花园的池旁时而轻微、时而大声地歌唱：“快去！快进去！把它取下来！”诚实的猫头鹰却在杨科的头上轻盈地盘旋，对他说：“杨科，不要去！不要去！”后来，猫头鹰飞走了，夜莺留下了，牛蒡便大声地嘟哝着：“那里没有人啦！”小提琴又光芒四射……

可怜的杨科缩着身子，缓慢而谨慎地向前移动，此时夜莺又低声地唱了起来：“快去！快进去！把它取下来！”

白衬衫越来越接近饭厅的大门，黑色的牛蒡已经遮不住他了。饭厅的门外听到了杨科有病的肺部发出的急促的呼吸声。过了一会儿，白衬衫消失了，只有一只赤脚还露在门外。徒劳啊，猫头鹰！虽然你又一次飞了回来而且叫着：“不要去，不要去！”可是这时候，杨科已经走进了饭厅。

在花园池塘里的青蛙突然一齐大声叫了起来，像是受了惊，过后又静默了。夜莺停止了鸣啭，牛蒡也不再低语。杨科轻轻地、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进，可是恐惧笼罩着他。他在牛蒡里，就像野兽在原始森林中一样悠然自在，现在却像掉进陷阱里那样。他的举动仓皇，呼吸急促而带嘶响，同时黑暗又围困着他。夏天的闪电从东方掠向西方，又一次把饭厅里面照亮，照见杨科匍匐在小提琴的前面，仰望着。可是闪

电消失了，乌云也遮住了月光，什么都看不见了，什么也听不见了。过了不久，一种低微的、像是哭泣那样的声音在黑暗中响了一下，好像有人不小心把琴弦碰响了。于是，突然……

从饭厅的角落里发出了一个粗壮的睡意惺忪的声音，怒气冲冲地问道：

“谁在那里？”

杨科屏住气。粗壮的声音再次问道：

“谁在那里？”

火柴在墙上擦着了，照亮了饭厅。后来……唉呀！我的上帝！传来了咒骂声，殴打声，孩子的哭声和“啊，上帝”的呼叫声，犬吠声，窗内拿灯照亮的人的跑步声，整个庄院一片喧哗……

第二天，可怜的杨科受到了村长的审讯。

他们要把他当做小偷来审讯吗？……那是毫无疑问的。村长和陪审员们都注视着杨科，他站在他们前面，把手指放进嘴里，睁着一双受惊的眼睛。他又瘦又小，伤痕累累，污迹斑斑，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，也不知道这些人要对他干什么。为什么要审讯这样一个只有十岁、刚能站立起来的可怜孩子呢？难道要把他关进监牢还是怎么的？对于孩子应该有点侧隐之心啊！让巡夜人把他带到一边，打他几棍子，叫他第二次不敢再偷就行了。

那是当然的！

他们把巡夜人斯塔赫叫来：

“你把他带走，给他一顿教训。”

斯塔赫点了点他那愚蠢而粗笨的头，把杨科朝腋下一挟，